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 第二十七回 章員外仗義疏財 鍾公子母子相逢

剪斷閒言，言歸正傳。話說那玉環小姐和夫人、丫鬟見船上來了兩個賊人，一齊叫道：「有賊！有賊！船家長快些起來！」那船家只有夫妻兩個和一個五六歲的兒子，聽見中艙內有賊，慌忙起來，拿了根竹竿，開了後艙門，出來大喝道：「甚麼人？敢上船來！」那兩個賊見艙內無人出來，便放大了膽，大喝一聲，罵道：「大膽的亡八爺的，大王爺爺在此，好好獻出寶來送咱，免咱一齊動手！」那船家用篙來搦，被個賊一把接住，順手撐開，將他一交跌倒，捺在船中，用繩子捆住，放在岸上，由他喊叫。復上船來，劈開中艙門。正是：屋漏又遭連夜雨，行船更遇頂頭風。可憐鍾夫人那裡經過這宗事？唬得戰戰兢兢，只是亂抖，連話總說不出來了。小姐、丫鬟扯著夫人往後艙，躲在船板底下去了。這兩個強徒進了中艙，點燈一照，只見鋪了兩牀鋪蓋，並無一個人，那個賊也不管好歹，先將兩牀行李鋪蓋、衣衫打了一個包袱，放在半邊，然後來艙尋人要寶。多虧那大腳丫鬟本是裝著書童的模樣，穿男人的衣服。攔住後艙門，見事不借，迎艙跪下，口叫：「大王爺爺饒命！小的是奉主差往江南有事的，隨身一人，只有些須行李、衣服，並無甚麼寶，要求大王爺爺饒命！」那強徒大喝道：「你既是遠行的人，焉無元寶之理？快快獻出，免得動手！」那丫鬟再三哀告，這兩個賊便掣出一口明晃晃的刀來，一把揪住道：「快快獻寶！」正是：清清世界胡生事，朗朗乾坤出歹人。可憐這丫鬟唬得魂不附體，叫道：「大王爺爺不要動手，我---我有幾兩盤川銀子獻與大王罷。」那強徒喝道：「快快獻出來！」丫鬟爬下中艙，到夫人臥榻之下，掀開鎖伏板，拎出一隻箱子，裡邊還有三百兩銀子，頭面首飾一總在內。丫鬟開了箱子，拿出一半銀子，雙手獻上道：「大王爺爺請收。」那強徒貪心不足，喝道：「連箱子獻來罷了，還說長道短做什麼？」一個捺住丫鬟，一個來拿箱子。丫鬟大叫道：「大王，裡邊還有許多書信、紙札，大王要他無用！」那強徒也不睬他，扛著箱子上岸去了。這個扛著行李也上岸而去了。丫鬟來扯行李、衣包，被強徒一腳，「撲通」踢倒，飛身而去。正是：嚴霜偏打無根草，禍來單奔失時人。

可憐鍾老夫人，也是家運乖張，前生定數，被奸臣凌逼，弄得上天無路、入地無門，險些兒喪了性命，多虧陳玉冒險送信，方能逃出來；也指望上杭州尋著公子，再作計較，誰知走到半路，又遇強徒劫劫一空，連衣衫、行李都去了。真正苦中之苦，悲上之悲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皇天何事陷忠良，家破財空實可傷。
骨肉一家分幾處，天涯漂泊斷人腸。

那丫鬟被賊一腳踢倒艙中，半晌方才爬起身來，望外一看，只見兩個強徒倒去遠了，只有船家在那裡喊叫救命。那丫鬟忙叫船家的兒子上岸，解了繩子，船家扒上船來。丫鬟向後艙叫夫人、小姐：「太太快些出來裡，賊已去遠了。」可憐夫人、小姐驚得目瞪口呆，爬到中艙。夫人抬頭一著，只見船艙中抖得稀亂，鋪蓋、行李都去了，大叫一聲：「我好苦命呀！」登時氣塞咽喉，跌倒在那船板上。正是：三分氣在千般用，一旦無常萬事休。

話說夫人跌倒在艙中，把個小姐、丫鬟唬得慌在一處，忙近前抱住，救了半日，方才悠悠甦醒。歎口氣道：「叫---叫我如何是好？怎生過活？」放聲大哭不止。小姐在旁勸道：「母親少要悲傷，哭壞了身子。自古道：留得青山在，何愁沒柴燒？錢財乃身外之物，去了，可以掙得回來，倘若哭壞身子，如何是好？那時叫孩兒怎生擺佈？」夫人哭道：「我兒雖是這等說，如今四海茫茫，若無盤費，寸步難行，叫我如何不哭？」小姐道：「只好且說且走，哭也無益了。」勸了一會。查查失物，一切都去了，幸虧丫鬟有個舊行李，紮在船底下，不曾拿去，裡邊是丫鬟積的八九兩散碎私房銀子、兩三件小衣衫，小姐身上每日零用的銀子還剩了五六兩，且做盤費再講。

查查點點，早已天光大明。船家開船，叫道：「太太不要哭了，恐前邊營汛知你失了盜，報起官來，反要連累小船耽誤日子。」夫人聽了，不敢作聲。可憐這一口怨氣悶在心裡，連飲食也不吃了。小姐在旁，惟有心中悲苦，暗暗流淚。

一路行來，日落西山，卻到了杭州東門的碼頭泊了船。船家問小姐道：「相公還是投親朋家去，還是尋下處安身？」小姐一想，並無投奔，倒回答不出。正是：悽惶好似孤飛雁，失隊離群沒處棲。

小姐想了一會，道：「船家長，這件倒要難為你：我們也不投親朋，也不要下處，要尋個尼庵靜處與家母居住。船家長你是兩頭走慣了的，路還熟識，托你領小價去尋，尋了回來打酒請你。」船家答應，帶了那假小廝上岸，沿西湖去尋。這西湖上有七二個有名的靜室，其餘的小庵也不計其數。那日船家帶著丫鬟尋來尋去，尋到一個去處，地名叫做雪峰壇，壇邊有個小小尼庵，名為雪峰觀。觀外湖中就是雷峰塔，乃當年白蛇精在西湖上迷許仙，後來被金山法海禪師用塔鎮住蛇精，雷火焚燒，故名雷峰塔，乃西湖第一個勝景。當下那船家進了雷峰觀，會了老尼姑，講明了房租，復回到船上，向玉環道：「相公，靜室租定了，乃是雷峰觀，是西湖第一勝景，分清雅，每月房租一兩銀子，相公還是如何？」小姐道：「難為難為。」遂收拾了，叫兩乘轎子，同夫人上轎。丫鬟同船家押著行李，一直往雷峰觀而來。

不一時早到觀門口，下轎入內。老尼早來接進去。拜過佛，見過禮，小姐安下行李，打發轎夫、船家去了。看著鋪了牀帳，不覺天晚，老尼備了晚齋，夫人、小姐略用些，也就去睡了。誰知夫人因心中悲苦，又受了驚唬，不覺感冒風寒，染成一病，睡到三更時分，可憐渾身發寒發熱，哼聲不絕。那玉環小姐驚醒，叫聲：「母親，母親，怎樣了？為何聲喚？」連叫幾聲，那老夫人昏昏沉沉，並不答應。慌得小姐連忙起身，下牀剔剔殘燈，近前叫聲：「母親，怎樣了？」

只見夫人二目微舒，昏昏沉沉不醒。小姐看見這般光景，不覺一陣心酸，腮邊流淚，哭道：「奴指望今日暫住，明日找著哥哥，便有了下落，誰知母親如此大病，叫我如何擺佈？」

可憐哭了一夜。這才是：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

小姐哭到五更，早驚動了一個支客尼姑，走來看問。小姐道：「家母不知怎樣染了一病，分沉重，夜間吵鬧師父了。」那尼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既是太太欠安，待我去煎些開水來。」那尼姑去煎開水，端進來與夫人吃了兩口，略略清爽些。

到了天明，小姐梳洗已畢，叫丫鬟同尼姑去買些柴米等件，又請了兩位醫生，稱了個月房租，可憐那剩的幾兩銀子早已完了。一連幾日，夫人病勢分沉重，小姐心慌道：「客邸財空，如何過活？」想了一會，道：「有了！我自小兒學的梅花神數，倒也精通，只好拿他餬口了。」遂同尼姑商議，明日就在觀門口掛起招牌，上寫著「武進山人敬演梅花神數」，下寫「小事三分，君子自重」。小姐每日男妝，坐在那裡賣卦，每日轉有些生意。

那日是四月初八日，每年年例，雷峰觀這日做佛會，凡施主人家宅眷都來拈香，分的熱鬧。那日卻來了一個救星，你道是誰？就是那章員外，同了院君並紫蘿小姐和章江，帶領家人、婦女，來到觀中看雷峰塔的景致。果然正是：

七層衝白日，百尺上青天。

那章員外因進了香無事，帶領院君、小姐、公子等在外閒遊。看了一會，回轉雷峰觀內來，只見觀門外搭了一個小小的布篷，篷下掛了一個招牌，招牌上寫著「武進山人敬演梅花神數」，章員外道：「招牌上字跡好似水月庵鍾兄的模樣。」遂擠進去一觀，只見一位年少先生坐在那裡演數，生得唇紅面白、杏臉桃腮，不上二歲年紀，分美貌，同鍾山玉的相貌不相上下。章員外道：「這又奇了！難道天下有同像的人不成？卻又同鄉，年紀又差不多。也罷，待我去起一數看。」遂近前坐下，起了一數。玉環道：「何事用？」員外道：「就問今日之事如何？」玉環遂提筆判出四句詩道：

金木水火土，五行步步生。

陰陽顛倒內，必遇有緣姻。

章員外見他筆走龍蛇，□分風雅，連聲贊道：「妙才！妙才！真真敏捷！」便問道：「先生尊姓？」小姐道：「不敢，小生姓鍾。」員外道：「貴處有位鍾山玉兄，表字林雲，想是貴族麼？」小姐見問著他哥哥，□分歡喜，正要動問，忽見丫鬟跑來道：「太太昏過去了，快快來看！」小姐吃一驚，向員外道：「家母病重，失陪了。」回身就往後跑。正是：風吹荷葉東西折，雨打梨花南北飛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